

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，来到今天的世界，我会最怀念什么？一定是这六个字：善良、丰富、高贵。

看到医院拒收付不起昂贵医疗费的人，听凭危重病人死去，看到商人出售假药和伪劣食品，制造急性和慢性的死亡，看到矿难频繁，矿主用工人的生命换取高额利润，看到每天发生的许多凶杀案，往往为了很少的一点钱或一个很小的缘由夺走一条命，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，于是我怀念善良。

善良，生命对生命的同情，多么普通的品质，今天仿佛成了稀有之物。中外哲人都认为，同情是人与兽的区别的开端，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。没有同情，人就不是人，社会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人是怎么沦为兽的？就是从同情心的麻木和死灭开始的，由此下去可以干一切坏事，成为法西斯，成为恐怖主义者。善良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最初界限，也是最后界限。

博睿丛林

善良 丰富 高贵

周国平

看到今天许多人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人生惟一目标，全部生活由赚钱和花钱两件事组成，我为人们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，于是我怀念丰富。

丰富，人的精神能力的生长、开花和结果，上天赐给万物之灵的最高享受，为什么人们弃之如敝履呢？中外哲人都认为，丰富的心灵是幸福的真正源泉，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。上天的赐予本来是公平的，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精神需求，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，这种需求理应觉醒，它的满足理应越来越成为主要

的目标。那些永远折腾在功利世界上的人，那些从来不懂思考、阅读、独处、艺术欣赏、精神创造等心灵快乐的人，他们是怎样辜负了上天的赐予啊，不管他们多么有钱，他们是度过了怎样贫穷的一生啊。

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取金钱和权力毫无廉耻，可以干任何出卖自己尊严的事，然后又仗势所获取的金钱和权力毫无顾忌、肆意凌辱他人的尊严，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，于是我怀念高贵。

高贵，曾经是许多时代最看重的价值，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现在似

乎很少有人提起了。中外哲人都认为，人要有做人的尊严，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则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背，如果违背，就意味着不把自己当人了。今天的一些人就是这样，不知尊严为何物，不把别人当人，任意欺凌和侮辱，而根源正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当人，事实上你在他身上也已经看不出丝毫人的品性。高贵者的特点是极其尊重他人，他的自尊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人的灵魂应该是高贵的，人应该做精神贵族，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岂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精神贱民？

我听见世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：人啊，你要有善良的心，丰富的心灵，高贵的灵魂，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，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。

善良、丰富、高贵——令人怀念的品质，人之为人的品质，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。

郑邑旧事

张恨水游碧沙岗

刘德玺

张恨水(1895~1967)名心远，安徽省潜山县人，进入文坛后因喜诵李后主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，取笔名恨水。1919年赴北京任《益世报》、《世界晚报》编辑，因写长篇小说《春明外史》、《啼笑因缘》蜚声文坛。约稿信雪片般飞到案上，恨水情不可却，奋笔疾书，同时为多家书报撰稿，接连出版了《太平花》、《秦淮世家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八十一梦》等上百种图书。成为他一生中的创作高潮期。

1934年5月恨水忙中抽暇作陕甘之旅，他从北京出发先抵郑州。郑州友人告诉他，城西的碧沙岗是冯玉祥将军1928年为北伐阵亡将士建设的陵园，值得一游。他乘人力车抵园游览，在《西游小记》中他有以下记载：到郑州的旅客，有一个地方必去玩的，就是碧沙岗。离郑州约五里路，坐人力车去，来往给一元钱好了。这地方原来是冯玉祥部下的阵亡将士墓，在墓前用了几十亩地筑成了个园子，花木很多。在郑州这个工商业繁盛的地方，只有感到喧嚣，有这样一个地方，那是很可一新耳目的了。园子坐南朝北的，门很伟大，上书“碧沙岗”三个大字，你自然知道这是谁的笔手。进门一条很宽的人行路，穿过一架如船篷式的葡萄架，长约十尺，这很有点意思。南行，有一道池子，池上架有石桥。迎面一架东西挡住了眼帘，便是纪念塔了。塔前三角式，建有三个亭子，用花木陪衬着。若是在中国文人脑子里，必定题上大招、

千秋等等名字。冯先生脑子里，如何会放进这一套，所以这三个亭子的名字，是民族民权民生。三民亭后有一个纪念堂，可不是叫五权了。堂里都是国民二将军将领的大照片和这些人悬的匾额。这里有桌凳，看园人借着卖茶。凳子很长，许多冯先生同行，支脚交卧。穿过这个堂，后面就是阵亡将士的祠堂了，里面供了无数牌位。在这堂后，就是墓地，那墓是北面南，一排一排葬着。墓上栽有果子树。睁眼一看，累累然，点不清数目。各墓前都有小碑。碑上题字，记有军职、籍贯、阵亡地、年龄。我和同行的工友小李作了一种不相干的工作，就是对年龄加以调查。发现最小的十五岁，普通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四五岁。“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，比我还年轻哩。”我情不自禁，这样慨叹地说了一句。我到这里的时候，是阳历五月初，当然，北方天气，还是南方暮春，所以这里的月季月季香之类，开得正茂盛。灵台前有几十棵牡丹、月季，开得更更是红艳艳的，这真象征着这里的军人魂了。

建国后，人民政府对陵园多次修葺。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大门南边增建北伐战争纪念碑，碑的两侧是北伐将士冲锋陷阵的浮雕，巍峨的碑体上镌刻着1991年6月28日聂荣臻元帅题写的十个大字“北伐阵亡将士永垂不朽”。陵园旧貌变新颜，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纪念地。同张恨水当年所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

池中残荷 散尽清香褪尽红，凋残无意思秋风，留得枯叶迎夜雨，仍是欢快琵琶声。 王继兴 摄影并诗

单位要升格了。升格先要评估，方方面面都在为评估做准备。有人提出，应该在办公楼门前种一片草坪，给评估组一个好印象，以显得欣欣向荣、团结和谐。

于是，就决定种草坪。可是，问题来了，秋季种草坪不易成活。再说了，好的草皮，要到外地去弄，最好的草皮，需要进口，时间来不及啊。

怎么办呢？领导想到了看门的老李头。老李头过去是个农民，耕田种粮在行，种花草也应该在行。

老李头被找来了。老李头说：我看种麦子吧。这季节，种上麦子，用不了几天，就是一片绿色。

好，这个主意好，省钱又环保。对，就种麦子。不过，这事不要张扬，要悄悄地干活。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领导说。

明白，当然明白。老李头咧着嘴笑。老李头蔫声蔫气地去了种子公司，背回来半袋子麦子。老李头又把办公楼门前的空地耙了一遍，然后，撒上了麦种。

第二天，天公作美，下了场小雨，麦种喝了个够。

没几天，麦苗就露头了。人们望着绿莹莹的麦苗，欢喜地说：好啊，草坪

真好！绿色的草坪真好！除了领导和老李头外，没人知道那是麦苗，根本就不是草坪。

麦苗茁壮成长，郁郁葱葱。麦苗越长越高，渐渐地，有人看出来出了问题。看出问题的人，都是当过农民的人，也有在农村呆过的人。他们在背后嘀咕说：这不是弄虚作假嘛，为了评估升格，竟然用麦苗冒充草坪！有人看见了老李头侍弄这片麦

小说

变种的草坪

秦德龙

地，就说：这个老李头，财迷心窍，想收一季粮食！农民，就知道珍惜粮食，哪懂得草坪的高贵意义？领导啊，也真是糊涂，听他出这个馊主意！

说窃话的人越来越多，就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。领导最担心关键时刻有人说坏话。坏话要是捅到上边去，影响评估怎么办？影响升格怎么办？

领导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领导就把老李头喊了过来。老李头一见到领导，就满腹委屈地说：办公楼的人，

什么素质啊，说话阴阳怪气！

领导叹口气说：别说了，责任在我，我不该同意你种小麦！不过，有意见，也是正常的，毕竟，同志们看出来是了，是小麦，不是草坪嘛！

老李头气呼呼地说：种小麦咋了，小麦就不是绿色植物了？

领导摆摆手说：现在，我不想听到不和谐的声音。这样吧，毁掉小麦，改种草坪！

有人凑过去观赏，却发现是一片假草坪。就是用塑料制作的假草坪。不过，假草坪做工很精细，而且，踩上去很柔软，比真草坪还光鲜耐看。

好！假草坪好！没有人说假草坪不好。

评估组来了，很认真地进行了评估。评估组还查看了环境。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故意不说草坪是假的。总之，没有对草坪提出任何非议。

单位顺利地通过评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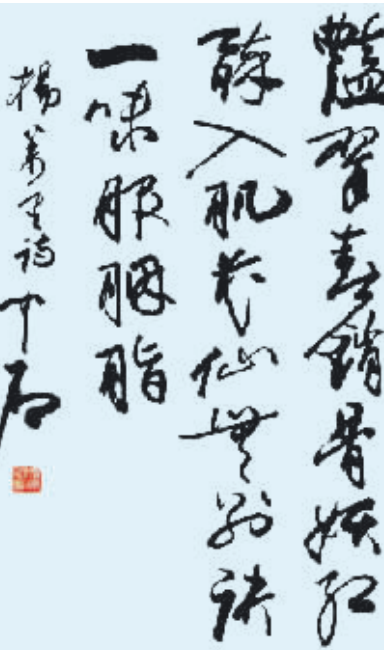
老李头卷铺盖回家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老李头见了领导一面。老李头说：假的不如真的好，这年头的事，邪了！

领导的鼻子哼了一声。领导心说：你知道个啥？只有假花假草，才能四季常青。

老李头走了以后，领导下令，将办公室的花草，全部都换成了塑料制品。

新观念环保公司的人来了，运过来几车草坪。几个人三下五除二，很快就把麦苗铲了，把草坪装好了。

料，为张幼仪作传。她给本书起了一个恰切的副题——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女人。张幼仪嫁给徐志摩，很大程度上是遵从兄长的选择：“想到了母亲的苦心，想到了四哥的慈爱，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嫁给四哥相中的男人呢？”婚后为了侍奉公婆放弃完成学业的念头，凡此种种莫不体现出其循传统的一面。离婚后徐志摩写信给她：“自由离婚，始兆幸福，皆在此矣。”徐对张不可谓不绝情，但这番表白却真挚，以后张幼仪的人生际遇相印证，“始兆幸福”



新书架

《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》

传英

书法

在徐志摩周围的那些个女性中，张幼仪可能是面容最显模糊的。这是怎样一位女子呢？徐志摩的冷淡与离弃，让人会想到她以泪洗面的柔弱，但是在徐志摩的侄儿眼中，张幼仪分明是女强人：“性格刚强，严于管束，大时尤甚，富于手段；很有主见，也很有主张，且相当主动……”徐志摩讨厌张幼仪，鄙夷地吐出一句：“乡下土包子。”但是梁实秋称赞她“极有风度”，风流倜傥的罗隆基甚至对她一见倾心。

丁言昭女士费尽心力搜集资

料，为张幼仪作传。她给本书起了一个恰切的副题——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女人。张幼仪嫁给徐志摩，很大程度上是遵从兄长的选择：“想到了母亲的苦心，想到了四哥的慈爱，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嫁给四哥相中的男人呢？”婚后为了侍奉公婆放弃完成学业的念头，凡此种种莫不体现出其循传统的一面。离婚后徐志摩写信给她：“自由离婚，始兆幸福，皆在此矣。”徐对张不可谓不绝情，但这番表白却真挚，以后张幼仪的人生际遇相印证，“始兆幸福”

之语大致不差，传统女性的“现代新生”让人感佩不已。1927年张幼仪担任上海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，后来又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……

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张幼仪找到真爱，于是写信给儿子：“母拟出嫁，儿童云何？”儿子的回复情文并茂：“母孀居守节，逾30年，生我抚我，鞠我育我，劬劳之恩，昊天罔极。今幸粗有树立，且能自瞻。诸孙长成，全出母训……母职已尽，母心欣慰，谁慰母氏？谁伴母氏？母如得人，儿请父事。”有时候，子女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其母亲的形容、人格。由此不难想见张幼仪是何等女子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他看到了一旁那硕大的铜缸。命壮士将朱高煦扣在一百五十多公斤的铜缸下，但他曾经令敌人胆寒的神力再次发威，几名壮士方能抬起的铜缸竟被他一个人“顶负而动”。

年轻皇帝的脸，真是摔到地上了，向来宽宥的朱瞻基终开杀戒。“积炭缸上如山，燃炭逾时，火炽铜熔，庶人(朱高煦)亦不知其处矣”。

铜缸贮水，本为灭火。不想却在一场烈火中消熔，所幸，与之同化的，是一尊桀骜不屈的灵魂。

20多年前，在一场叔侄战争中，侄子死于烈火；20多年后，历史重演，死于烈火的却是叔叔。

朱瞻基在位十年，以其文治武功将大明帝国带入太平盛世。他于37岁中年早逝，没有来得及重修紫禁城三大殿。他只有两个儿子，后来竟然都做了皇帝。

四

公元1457年，明景泰八年，正月十七，一个格外寒冷的日子。刚刚从元宵、花灯的暖意包融中挣扎出来的大臣们，立在午门下的瑟瑟寒风里，等待早朝。

寒风一刀一刀切割着兵部尚书于谦的心情。身患重病的景泰皇帝已经许久没有临朝了，而皇帝惟一的儿子已经去世，景泰帝一旦驾崩，帝国面临无君的困境。大臣们忧心如焚，只能通过太监向皇帝问安，并上疏恳请皇帝早日定立太子人选。病中的皇帝答复：“正月十七，朕当早朝。”

仿佛一声炸雷，午门忽然钟鼓齐鸣。于谦和群臣有些莫名：只有在大朝会的时候，午门的钟鼓才会敲响，而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朝日啊？

依照往日路线，群臣走过金水河上的玉带拱桥。日光熹微，腰间大臣们看到奉天门(太和门)御座上，已经坐了一人。

御门听政的礼仪，从来都是大臣早到，恭候皇帝大驾的，哪有皇帝先到来等候臣子的呢？

此刻，一个更加骇人的声音陡然响起：“太上皇复位了！快去恭贺！”于谦等大臣定睛望去：端坐龙椅的，果然不是景泰皇帝，而是他的哥哥，太上皇朱祁镇。

朱祁镇在失去皇位8年后，重登宝座，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

朱祁镇当了两次皇帝，于是有了两个年号“正统”“天顺”，记起来太

啰唆，人们更容易记住他的庙号——明英宗。

明英宗是宣德皇帝婚后10年才生出的第一个儿子，两个月大就册立为太子，7周岁就做了皇帝。

英宗登基时，距明朝开国已有70年，经过仁宗、宣宗两代耕耘，为小皇帝打下了厚实的家底，使他有幸遇干了祖父、父亲都没干成的一件大事——重修紫禁城三大殿，并正式下诏定都北京。

这是公元1441年，朱祁镇登基第6年。

紫禁城三大殿竣工后的庆典盛宴上，少年天子环顾四座，低声说：“王先生为什么没来？”

“王先生”名叫王振，是宫中司礼太监。据《罪惟录》载：王振“始由儒士为教官，九年无功，当滴戍。诏有子者洗净身入心，振遂自官以进，授官人书，官人呼王先生。”王振在世俗社会做书生很失败，没想到净身入宫，反倒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。

皆因朱祁镇自小在王振身边长大。太子恐怕是世界上孤独的孩子，而王振给了他成长中最渴望的温情。

朱元璋开国，即严令宦官不许识字，不许干政，违者斩。尽管后来这项制度日渐松动，但有一条是千古铁律：宦官不能进入前朝，与文武百官同殿称臣，更别说推杯换盏了。

朱祁镇一道口谕，千年铁律成了废纸。王先生得以入席，文武百官纷纷起立敬酒，惟恐落后。

王振一时权倾朝野。

公元1449年，蒙古也先犯边，王振怂恿少年天子御驾亲征，以建功立业。一路上外行领导内行，瞎指挥一通，断送了50万帝国精锐部队，自己丧命不说，还搭上了朱祁镇，做了蒙古人的俘虏，史称“土木堡之变”。

五

朱祁镇惟一的弟弟，郕王朱祁钰于敌军压境之时，坐到了奉天门龙椅上。

朱祁钰没想到，自己第一天御门，朝班就出现了千古未有的场面。起初还秩序井然。大臣们依次奏事，奏章所指皆为王振。王振已死但是“其倾危宗社，请下令灭王振家族，来谢天下人心。如果不下令，我等群臣宁死不退。”

当然准奏。但朱祁钰竟下令宦官马顺去抄没王振家产。

连载

二十九

巳时二刻(上午九点半)，卫成英披着锁链被几个衙役压着走出了宁府大门。宁府的家人跟在后面，默默相送。陈文伟也显得心事重重，他知道，按照大清律例幼辈杀死长辈，奴仆杀死主人，是要判凌迟的。即使是因抗奸而杀人，因其不是妇人，只能罪减一等，改斩决。就算他有心帮忙，将判词改为卫成英“以刀自卫，官成卫不避刀而被伤致死”，卫成英也不过判个绞决罢了，仍是难逃一死。虽然仅仅不到两个时辰就破了此案，但一想到此，陈文伟的心情就十分的不好受。

陈文伟的轿子刚刚走了十几步，就听轿后有人撕心裂肺的一声吼，“我儿冤啊——”

陈文伟听得心头一跳，忙命人停了轿，撩起帘帘回头看。只见卫成英的母亲，那个丑妇，披头散发，跌跌撞撞，哭喊着从宁府大门内冲了出来，左手拎着一把刀，右手挥着一件五色斑斓的东西。陈文伟这才想起，方才宁府中送卫成英的人群之中，并没有他的母亲。

“大人小心！”几个衙役一边说着，一边抽出佩刀。

“莫要伤她！”陈文伟急忙制止，吓得轿来，朝着卫宁氏走了过去。

卫宁氏举着刀，奔到陈文伟面前，却扑通一声跪伏在地，口中哭道：“老爷，我儿冤枉，他是代我受过。是我杀了三弟宁官卫！”

陈文伟此时也下了轿走过来，听得卫宁氏这么一句话，竟惊得呀的一声。陈文伟问道：“胡说！你儿杀人，岂是你能代过的？我知你有慈母护子之心，但大清法律，岂容人情？”

“老爷，三弟确实是我杀的。我儿至孝，所以代母受过！当初我虽然连心答应，但眼看着孩子被抓，哪里能忍的下心来？大人不信，请看这件凶器与血衣！”陈文伟接过短剑和血衣。只见短剑有三尺长，精钢打造，虽然开了刃，但并不锋利。刀身与刀柄上都沾了已经干结的血浆。刀柄上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血指印，指印粗壮，指节宽大，正与卫宁氏的手指吻合，而卫成英的手指却是修长纤细的。那血衣一共三件，一件蓝色薄绸对襟罩褂，一件大袖圆领的红袄，一件销金拖裙。都是卫宁氏的衣物。罩褂的前襟上溅了许多血滴，红袄的下摆和销金拖裙上也有些。

陈文伟问卫宁氏道：“你为何要杀三弟宁官卫？”

“昨夜三更多一些的时候，我儿从他三舅父的院中回来，将我唤了出来。说他已经被宁官卫欺侮了，当时

痛哭不止，欲一死方休。我见独生儿子被这个畜生玷污，当时怒从心头起，就去找他算账。去了他房中，见他刚刚睡下，我过去将他揪起，劈头便打。宁官卫还要还手，我伸手便从墙上取下短剑，当胸就是一剑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杀人之后，方知害怕，回来便与哥哥等人说了。儿子说此事都因他看玉而起，如果我被投入监狱，他便是孝子之，无颜再活在世上。情愿替母顶罪，还能成全他一个孝字。我开始并不答应，但众人也是这样劝说，儿子也说若不能顶罪，便要自经而亡。我没有办法，才答应下来。后来，不知谁又出了个主意，说可以伪装成盗杀之案，这样便不用找人顶罪了。所以才有后来移尸做伪证的事。”

此时钱博堂已经凑了过来，他看了看血衣和凶器，问陈文伟道：“这东西是不是也可以伪造啊？”

“血是人血，且是直喷上去的，只有再杀一个人方能伪造。钱兄以为如何？”

钱兄将右手拿着的红木白纸条字大扇，在左手上啪啪地击了两下道：“看来，此妇便是真凶？”

陈文伟沉吟道：“不忙先下定论。咱们再回宁官卫宅看一宅。”

三十

揭开宁官卫院中的封条，陈文伟和钱博堂第二次走了进去。六月里上午的阳光热烈得很，直射下来，打得院中各物

都明晃晃的，就是那树影墙角也显得十分亮堂，让人实在无法将此地与凶宅联系起来。

陈文伟走进宁官卫的知月堂正房，又细细查看了一遍，看完之后，却半天没有言语。钱博堂等得急了，跟过去问道：“可看出什么来没有？”

陈文伟道：“东西是看出来不少，却更加没有头绪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如若真像卫宁氏说的那样，卫成英在这里失身。那么床上应当有阴毛、精斑等物。但床面十分洁净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这是一个可疑之处；而且她既然是替子寻仇，必不会一刀而止。宁官卫身上应当有多处刀伤才是，但宁官卫只有一处刀伤，可见她说了谎话。还有，我早晨查看宁府的时候，曾经问过他家的仆人，卫宁氏是否学过武艺。仆人回复说，因为她天生的力气大，少年的时候便喜欢舞枪弄棒，还曾跟一个女道姑学过一年工夫。这样一个人对付身子并不怎么强壮一点功夫也没有的宁官卫，竟然一直从卧室扭打到正厅，也是不合理的。”



张军 书